

财经评论 14004: 2014 年 2 月 18 日

刘仕国

liusg6570@vip.sina.com

吴海英

wu.haiying@263.net

GDP 今年八十岁了

1934 年 1 月 4 日，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向国会金融委员会呈递《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这一天被视为 GDP 的生日。到今年 GDP 已整整 80 岁了。80 年来，GDP 指标不断完善，成绩斐然，跻身于“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列，但质疑也始终伴随着这个尽人皆知的统计指标

诞生

最初，政府仅知道经济形势的零星信息，缺乏刻画经济全貌的关键指标，经济决策犹如在黑暗里摸索。经济危机迫使美国开始建立经济总量测度体系

1929 年，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导致百业凋敝、民生艰辛，严重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当时，美国尚未建立起官方统计体系，政府仅知道几百万人失业、铁路运输骤减、钢产量下降等零星信息，缺乏刻画经济全貌的关键指标，导致经济决策犹如在黑暗里摸索，异常艰难。1932 年，为帮助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应美国国会的要求，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密切合作，开创性地编制了 1929—1932 年全国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统计指标是“国民收入”（NI），而不是 GDP。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完善经济总量测度的进程。美国加入二战后，国民经济不得不从消费模式转向战时模式。为支持战时经济规划的编制，美国经济学家们在国民收入统计的基础上，迅速估算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度数值。与此相似，在 1947 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撰写了报告《国民收入和相关总量的定义和测度》。美国官方 1951 年和 1958 年分别开始估计年度和季度 GNP 真实值。

在美国，GDP 真正诞生于 1965 年。同年，美国统计部门首次编制分产业的 GDP 数据，以更好地把握生产结构特征。但是，直到 1991 年，美国才正式将 GNP 统计改为 GDP 统计，以同就业、生产率和工业产出等核心经济指标保持一致。

美英两国的统计实践成为 GDP 国际统计标准的基石。在美英两国上述实践的基础上，联合国以 GDP 统计为核心，于 1953 年、1968 年、1993 年和 2008 年分别推出“国民账户体系”(SNA) 共 4 个版本，作为宏观经济统计的全球标准。部分因为上述开创性贡献，库兹涅茨和斯通分别于 1971 年和 1984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诞生以来，国民收入(NI)、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的内涵、外延和测度方法一直在不断完善，以精准反映不断演进的经济实践。按照 SNA—2008 版本，GDP 是对生产的总测度，等于从事生产的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总增加值之和，GNP 是 GDP 加上该国参与国际要素流动而得到的流入净收入（即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扣减本国支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发展中国家的 GNP 通常小于 GDP，发达国家与此相反。

替代

经济福利和社会进步众多指标约化为类似于 GDP 的单一指标；建立卫星账户和社会统计；中国首创绿色 GDP 概念；建立综合指数；即时解读福利的客观测度结果

从家庭福利测度来看，现有 GDP 核算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目前，一些国家解决经济福利和社会进步测度的办法有如下数种。

其一，将经济福利和社会进步众多指标约化为类似于 GDP 的单一指标。比如，建立国民幸福总值(GNH)。不丹国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宣布，他的目标不是增加 GDP，而是 GNH。

其二，建立卫星账户和社会统计。这在联合国 SNA—2008 版本和许多其他国际组织中都有体现。缺点是众多指标比较分散，不利于综合评估和国际比较。

其三，拓展现有国民账户实践。完善相关统计技术的前提下，编制“校正”后的 GDP 指数。

其四，合成必要的分项指数，建立综合指数。现有很多福利指数属于这一类

型。缺点是在确定分项指数的加总权数时具有主观性。

其五，即时解读福利的客观测度结果，而不是建立福利指数。比如 2008 年美国开始研究建立“关键的国家指标体系”，拟在传统 GDP 统计标准上新增 100 多个数据点。

作用

80 年来，GDP 等经济总量统计取得辉煌成就，为决策者判断经济冷热、决定政策取向并精细调整力度与节奏提供了依据，GDP 被誉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GDP 为人们了解、评判和预测经济运行总趋势提供了关键信息。GDP 准确记录了特定地理范围内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并最大程度地予以综合，成为诊断经济总趋势的关键指标。GDP 就像灯塔一样，指引政策制定者判断经济冷热、决定政策取向并精细调整力度与节奏，也帮助企业分析市场机遇和挑战，做出于己有利的商业决策。

再次，GDP 引导市场主体理性决策，有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典型例子如美国。在 1945 年之前的 92 年间，美国经济出现 6 次严重萧条，其中最严重的是 1932 年 GDP 比上年下降 13%，平均每次持续约 36 个月；而在 1959 年至今的 55 年间，衰退仅 5 次，其中 GDP 降幅最大的是 2009 年，仅 2.8%。

第三，以市场为核心理念的 GDP 核算不断完善，对市场良治起到积极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截至 2012 年，除个别国家外，市场体制已一统世界经济，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统计司报告 GDP 数据。

第四，GDP 核算为未来加强幸福感测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济福利是幸福感最基本的维度，同 GDP 现有核算重心“经济生产”的关系密切。因此，幸福感测度将来不论以何种方式推进，都会从现有的 GDP 核算中获益良多。

正是因为上述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认为，GDP 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上世纪 30 年代，GDP 等经济总量指标诞生之时，正是凯恩斯发表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之际。从此，GDP 核算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支柱，而宏观经济学也成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经世济用的超级“显学”。

质疑

设计初衷注定 GDP 非万能指标，其局限性显而易见。80 年来，GDP 受到广泛质疑，其中有三次高潮，分别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80 年代后期和 2008 年前后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质疑者认为经济增长正面临资源供给日趋“有限”的约束，从而要求 GDP 指标应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进步而不仅仅是经济成就，并提出经济福利指标（NEW）等替代指标。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加上欧美增长放缓、经济不安全感上升，质疑者再次提出 GDP 的补充或替代指标，如联合国 1990 年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数”（HDI）。该指数是由 GDP、健康与教育成就等非常简洁的信息综合而成，提高了人类对生活质量改善等非经济维度的重视。

2000 年以来，人们对部分官方统计数字的信任下降，受此牵连，GDP 的可信度也下降了。设计初衷注定 GDP 本来就不是万能的指标。事实上，国民经济核算专家一再提醒，用户要注意 GDP 作为社会进步或者福利指标的局限性。GDP 本意旨在测度经济活动，尤其是产生货币交易的经济活动。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GDP 不能充分反映快速变化的经济结构。服务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但 GDP 没有很好地解决服务价值测度中的质量与效率难题。

第二，GDP 未能充分反映日益重要的产品质量要义。在某些国家，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产品数量的重要性。GDP 核算假设同一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在不同时期是相同的。

第三，GDP 未能恰当地利用市场价格。有些市场价格夸大了利润和产出，形成了“泡沫”，很容易导致危机。有些市场交易价格可能偏离社会的基本估价，比如复杂的金融产品和电信服务。

第四，缺乏资产负债表的配套，高估 GDP 增长的意义。比如，资源枯竭和自然环境退化，未反映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和 GDP 的“折旧”分项中。

第五，知识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导致商品消费而非休闲越来越多，会降低幸福感的持续性。例如：休闲活动充满了非市场行为，但没有纳入 GDP 核算范围，尽管它有助于提高人类的潜力。

第六，全球化使国民幸福同本国产出的关系逐渐疏远。全球化使一国经济活动对其他国家的损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以损失世界的可持续性为代价，就会降低幸福感的可持续性。

展望

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测度的重心从“经济生产”转向“世代幸福或可持续的幸福”。GDP在未来统计系统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需围绕“幸福”理念进一步改善

人类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对幸福感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普通人幸福感或国民福利同生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幸福包括如下维度的内容：物质生活水平（财富、收入、消费）、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含工作）；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经济和人身安全。可以看到，许多维度在传统的生产测度中被忽视了。

幸福感测度应以物质幸福为起点。物质幸福/生活水平是幸福的基本维度，直接受实际国民净收入（考虑折旧、跨境流量、通胀和净财富）、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物质幸福同这些变量的关系比同GDP的关系更密切。因此，GDP这一生产测度在未来的统计系统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需围绕“幸福”理念进一步改善。

首先，应重视家庭视角。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比人均GDP更直接地反映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第一，应强化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测度，包括家庭财富、财产收入和实物等非货币收入测度。在许多国家，家庭实际收入同人均实际GDP之间的差距可能较大，因为家庭实际收入是人均实际GDP经多项收支项调整后的结果。第二，要充分反映家庭自供服务的测度。这些服务已构成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是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其次，应全面评估生活质量各指标的不平等程度。无论在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生活质量的各种不平等都会直接有力地影响幸福感。尤其需要加强收入和消费在所有家庭之间的分布曲线测度，以预防或缓解收入和消费差距恶化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要通过调查评估个人生活质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制定各领域的政策。

幸福感测度要成为各国官方统计的重要内容，尚有漫漫长路待跋涉。物质幸

福或生活水平这一幸福感的基本维度及其主要决定因素，是 SNA 的重点内容。目前，幸福感测度仍分散在社会统计中。

CEEM